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游

綫裝書局

表

天申節賀表

任繼愈署簽



宋集珍本叢刊

第八十四冊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八十四冊

任繼愈署簽



綏裝書局

中國·北京二〇〇四年

第八十四冊目錄

樸莖集(續)	徐元杰	一
許國公奏議	清光緒刻本 吳潛	四九
可齋雜藁	清初鈔本 李曾伯	一六九
可齋續藁		四六〇
可齋續藁後		五一六
秋崖先生小藁	明嘉靖刻本 方岳	七三一

欽定四庫全書

櫟堊集卷十

宋 徐元杰 撰

記

明善堂記

大學之明明德必曰止於至善中庸謂不明乎善則不足以誠其身孟子又述中庸而言之何哉蓋子思傳孔子者也孟子師子思者也誠以賢愚一致可欲之善本同也後覺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子

櫟堊集

卷十

宋集珍
本叢刊

思孟子可見矣故人無有不善而氣質之殊分所以有善有不善者特覺與不覺爾通言語人以誠無為幾善惡是堯舜之中人心道心之界限也堯舜之中與人同世之人心用而道心隱者擇焉而不精守焉而不一也東嘉鄭君應龍所居之堂扁曰明善非直為觀美也揭本心之善以視觀省也余性歲校文是邦得君書卷次於首選知其為純實之士乃既識之相語以善屢矣今扁斯堂亦既明其本然之善豁然太虛湛然止水外物

不得以動其心益加學力而求造義理精微之極先立

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

之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何公卿大夫之足慕

哉子別數歲以文藻之序進武勇之爵因是以階潛躍

蓋汲汲然副其父兄責望者在是要亦堯舜孝悌之密

也雖然士方窮而獨善其身利達則聽之故其達也必

能兼善乎天下如屑屑為祿計則君子之所性汨矣何

以謂之善然則為明善者當何如以大學之物格知致

櫟堊集

卷十

宋集珍
本叢刊

心正意誠極修身之功用以中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正篤行之規如是則孟子所謂可欲之善將進之以

充實光輝大化之域而皆所自有者也明善之驗蓋如

此子求余記辭不獲已納約自牖因其本善之明而寓

朋友責善之道故詳複以告子其懋敬之哉

永豐縣仁政樓記

仁政樓者經界圖籍登藏之所也經界顛末湯侯紀之

惡矣樓既成邑令何君克忠復屬余以記爰用若是贊

哉雖然今之心甚仁今之慮甚速也古制久壞修復良難版籍實繁豪強惡其害已多所以去其籍說寄欺隱文不足徵常賦失額泛泛然征督於民由是今之仁心不得達救過不給鮮克有終頗有邑不可為之嘆是豈終不可為哉善為政者非必人人而說之惠而不知為政特小惠耳仁人心也為政以仁因所利而利之脉絡相關孰有甚於賦役不均之病豈容聽其痿痺不仁哉前乎魏令開端而不及竟踵其後者欲舉行而訖不果

櫟塹集

卷十

三

宋集珍
本叢刊

吾令始至慨氏斯瘼如已隱憂相與語於交際之初蓋益有志於版籍之修明夫剛毅力行近仁今之勇於有為跡事兼月建白當路邑人合辭而請於即即侯慨然從之令與士民出入阡陌彈再歲之勞以訖事書政既成臧籍已具矣衆雖曰是不可不壽其藏也於是扣地於縣樓之左經之營之不日成之蓋毫分無擾於民是不惟民歡樂之今亦樂之矣以六鄉五十一都之毗五百二保之衆正副砧基之有簿不翅以千計時斯接時

斯籍也司存可久不容以湮沒也告諸來者知斯樓為仁政之樓必不肯行不仁之政而視顏於斯樓也必不肯易而為游觀憩息之地而甘心於不仁也今之欲專紀者亦若斯而已雖然令之心不以是自已者也蓋嘗曰經界未足以盡仁而行仁政者必自茲始若夫充廣之功則學無止法不敢不勉令亦可謂仁且遠也已矣余喜其事之濟嘉其仁之驗幸斯邑之得賢也於是乎書

櫟塹集

卷十

四

宋集珍
本叢刊

金氏三桂堂記

元氣肇判人位三極之中為萬物之靈萬物皆於我乎備樂莫大於反身之誠何者足為我之累富貴在天澹然無容心可也問學則不然盡心力為之不至聖賢不已古之學者專主於為己其用著於成物今之學者徒急於為人其弊卒至於喪己可不謹哉吾孟子學孔子者也天爵人爵之辨惡矣世之修天爵而聽人爵者何窮歟故以小而害大以賤而害貴舍梧擯而養棘棘者

涵涵也仁義禮智之根於心每枯亡於旦盡之所為而
夜氣不足以存其去物一間宜矣吁吾益子海人以學
問之道必曰求其放心指人以有資於己必曰求其在
我厚醇切切委曲告語其要則不外於充吾愛親敬長
之仁義蓋以人之為入所以立天地之心者固如是夫
南浦金君隆義方教階庭玉植蔚乎森聳祖孫三世唯
諾一堂堂前桂芳鼎品列此三桂堂所以名也此唐
人科目所以倣也此西山夫子所以描之詩也此靜春

榘整集

卷十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先生所以有冰玉切磋之益也師友淵源所漸遠矣爾
父爾子格物以致其知制外以養其內外之榮悴莫不
有時羣葩春妍萬葉秋脫金甌掃蕩之後屹然峇峇於
巖竇之間也桂所以有似乎君子也故桂之貫四時也
桂之止於下而漸於上君子之學亦無止法也居是堂
也婉容愉色和樂怡怡上以奉靈椿之老下以發桂枝
之榮其為學也身必三省道必三貴取友必三益此古
者所以為己也其推己也文必三德教必三物扶世必

三綱此成己所以成物也學君子之學者以此講貫以
此體踐言行為壇宇敬則其基也文藝為技業德則其
根也自敬厥德傲上徹下栽培滋沃力到功深人盡而
天明時至而氣化幹茂而葉敷三科登唐三傑用漢植
立為三代以上人物將見榮三釜養而吐詩書之華卻
林不足貴然山不足多詎止一門三秀而已哉金君名
衡字平甫一再貽書俾職厥事某何人而敢當此辭弗
獲姑誦所聞告之

榘整集

卷十

六

宋集珍
本叢刊

廣信蠲糴記

食者生民之命也謀國者重民之命所以壽國之命也
漢蕭何給饋餉首入高祖以養民之一言鄧禹說光武
於軍門亦莫急於救萬民之命自古名臣佐命興統先
務所恃大率如此聖宋以仁立國重在本根雖艱難多
事之秋撫養百姓不容一日緩國祚靈長實嘉穎之軍
興以來調度莫維和雖非得己也曩開折不開淮填京
湖菽粟被野百姓窖藏之外樂與官為市沿邊屯田積

殺又足以補餉之不給初不以糧運爲勞自散人孔賊
邊境蕩折於是專仰賴於江之南官吏皇皇咸負不辦
之憂四里始焦然矣然兵以衛民食以養兵量地而權
其糧源江帶湖之郡國固不得以辭其責廣信一林麓
區僑土狹而人稠灘峻而湍激樂歲常病於斗直之踴
公私交困於舟運之難士大夫寓於斯鎮于斯密選佳
來於斯無不爲之同心朝廷斟酌分派視他郡亦稍異
幸而天漸悔禍斥畛向清年穀屢豐糧事可以少撙故
榷筴集

卷十

七

宋集珍
本叢刊

此邦受此惠知所自來矣一日屬某書之夫獨難不必
書也然由四邑而盡臨餘邑由一郡而盡臨他郡彭既
往而國方來此仁之充無窮不書得乎侯鄧川趙公以
太府寺丞出守云

洪慶庵記

榷筴集

卷十

八

宋集珍
本叢刊

抗款嚴邦其可盡考故宣義郎賜緋魚袋諱某字國卿
者偕弟某事親以孝爲鄉間所稱某字通父以咸淳戊
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卒葬金吾山下抑屯田故居之側
築屋而庵名曰洪慶有永平鄉田六百束以贍庵守有
周安鄉田二百七十畝以奉祭享每歲寒食主祭者率
子弟各執事自始祖而下合祀焉奉先之孝於是可觀
矣夫孝也者君子所以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者也
方前人之生也凡可以惠其後無所不用其至則後人

所以祭祀時思者當何時而可已也為士而貧猶將求仁者之粟以共其薦刳家道從容生理優裕既無一而非前人辛苦之積奠豐居而悽愴食膏腴而蕞營此庵宇之不可不設而瞻塋田之不可以無紀也古者宗廟宮室所以嚴宗祀之地天子諸侯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繅以供祭服猶曰身致其誠信而後足以為敬事神明之道下是則又當若何而用心哉夫昭明燕蒿悽愴所以聚百物之精而為神之著者皆魂氣之無不之

櫟塋集

卷十

九 宋集珍
本叢刊

者也孝子慈孫誠不可以不嚴其祭而祭則不可不如其在將祭則禮備既饗則樂成樂之與哀常相為半而濟濟戚戚庶幾其恍惚之與交秋而霜既降非以謂寒也春而雨既濡則猶將見之矣吾平居暇日修身謹行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本之視聽言動勿非禮之仁達之洞洞屬屬如勿勝如將失之孝念之發動不容欺敬上敬下毋不敬也何則天地之性人為貴吾祖考與天地同其體吾身則祖考之遺體也行遺體而不

敬則不能以天地之心為心其與物相去不遠矣是故禮莫大於孝孝莫切於正其家禮曰妻者親之主也子者親之後也身者親之枝也故枝必固後必善主必端三者禮之本也吾誠念夫技必在於固則方寸遠端所以培植根本發達英華者益當為顯揚先烈之計誠念夫主必在於端則儀刑有則所以肅雍閨門綱維婦道者益當勉為清潔蘋藻之供誠念夫後必在於善則詩禮傳家所以立大小之教自西禘應對而達於參贊化

櫟塋集

卷十

十 宋集珍
本叢刊

育之妙者益當行為繼志述事之孝夫如是也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故曰惟賢者為能盡祭之義惟賢者之祭必受其福而備百順之名祭有如是可不敬乎一或不敬其弊將有假泰祀之設聚親族絮妻子友朋而為游觀之樂是則習俗之當戒者也可不敬乎俞氏禮義之家子孫多以文藝名而字某某者尤鄉曲之俊追惟祖烈克念厥紹以時祀為莫大之典顧茲修有庵瞻塋有田由來已久誠不

可以無紀也余甫到官貽書至再命職其事既不吝辭
竊謂庵以洪慶名所以遺子孫蕃衍盛大者在是而田
則散見於永平周安之二鄉又隱然有安平氣象子孫
尚增廣之益進念之將至於愈久而愈有光所以明前
人之德又以重其家也

秀才方君廣記

君姓方諱子方字正叔早以文名於郡泮襟抱不凡
與余同齋舍一見相敬愛如弟兄蓋方弱冠也君之家

櫟堊集

卷十

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為萬川著姓乃翁挂字萬卿學行端粹少拔鄉薦其文
亦有師法六邑之士多所從游過庭所聞偉矣故鄉校
稱之屢貢成均之名君以戶門早見困於有司在賢父
子純篤畏謹不求直而快快半生舉業不過問焉此
余所以咨嗟而莫助者二十餘年間雖數交問顧余憂
患之多酸鼻而已夫士方窮阨交游罕知心亦罕用情
余於君父子相愛不容以辭喙所謂貧賤之交不忘者
非耶區區感念靡日不問動靜忽以訃告而其八十三

歲之翁渠渠踵門相與勸者連日嗚呼尚忍言之哉君
娶某氏生二子某某尚幼惟天壽乃弱扶二孤孫俾壽
詩書之脉則君之貴志以沒者當興起於將來於是忍
淚而為之書

序

送歐陽奇父序

天下無真學者久矣所謂真學者務內而不務外盡已
而不求人知己有所成則推以淑其家之子弟要夜相

櫟堊集

卷十

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與孜孜汲汲讀聖賢之書非徒曰博記誦謀利祿而已
吾之一身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知其身之大必知
自飭其身自立於天地自別於萬物喜怒哀樂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苟皆中節也發猶未發非
先非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悉吾身內事也夫苟不皆
中節血氣之私利蝕義理之正逐逐焉無異於物鳥足
以知天地之大哉故真學者見其所謂大身者父母之
遺體父母身之天地也兄弟諸子身之同體也微尺寸

之膚不愛則微尺寸之膚不保也世道既降士不知自愛身視身之同體忽然焉手足痿痺謂之不仁羣居於家飽食終日不知義方之教仁者動心於此矣余友歐陽奇父少蒙義方自異流俗感懷父兄愛教之素知自愛於已不局於一己之私而惓惓於同氣磨琢之事謂義方相習作古為難父兄不以利遺我而遺我以義者正望我廣其義於後也與其利而富孰若義而貧世方競利吾則相勉以義世方欲富吾則自甘於貧文繡膏

學者之學進進而不已譬之種焉耕播耘耔必有致也譬之炊焉淘浙魚鱗必有熟也余昔師克齋陳先生曰士用力於學低頭讀書不必問外未有三十年而不大顯者余記此語因驗之克齋之學果見其身受簡求之詔祿亦及之而弗屑就子孫科第相踵晚然迎養之榮當代鉅卿爭師致之未艾也吁克齋不必問外之訓至是驗矣然所謂大顯云者猶吾夫子學也祿在其中之意非必數數然責報於天也余故併及之書以為奇父告堅子之志行於子之事父兄信之矣

贈張君序

世道未嘗伏也修為在我知不知在人曾參殺人無疑盜金其諸未定之天歟張君才美余識之欺心之事其忍為之諸公信之之確相率而償金世豈真罕知已哉余災患之餘愛莫能助姑書此告之願益以天理自信吁而今而後知不待古有直不疑矣

題聖宋蒙求後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其言愈多而讀之者愈不能偏於是讀史有捷徑曰史類曰史抄其便於成童之習則曰諸史蒙求然作此書者多矣往往皆歷代事未有及於先朝之典故皆以市雜舉未能隨其世紀之年月夫祖宗之玉編瑤帙藏在秘府世固鮮得而見之若夫國史之會要名臣之言行與夫長編繁年之類皆班班乎可考蓋無往而非可觀之訓然竊慨夫藏書之家未必觀無書可藏者不及觀幼而學之者又未嘗以暇觀

棟樑集

卷十

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至於士習之專意舉業者又不過掇拾事類以便蒐閱而已往往人自編之不復以傳他人一時纂之不足以告來者吁此聖宋蒙求之所以作也作之者誰建之而浦徐子復也觀其事類則自建隆而熙寧年而次之類而偶之聯而韻之章必兩聯每聯必備顯末其為快也凡六蓋祖宗全盛時事也繼是而後未及類而子復逝矣厥子某善繼先志僕僕遠來街諸袖而出之請題其

左余不敏辭一再觀之嘉其志而屢嘆之我先朝之人物名氏其所著之言行詳略各因其事章分句列而事亦載諸其下其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何如學者苟未暇讀長編能求此讀之猶愈於已是豈可以蒙求為童習之書而忽之哉不然泛泛悠悠望洋傳記因襲而否童習而荒有書不如無書雖多亦奚以為

題倪仲山訥齋

天地之道默用於不言之表人為天地立心言固心聲

棟樑集

卷十

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之所發然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言不貴多其來久矣萬語萬中不如一默然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君子所以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吾夫子大聖人也常曰予欲無言子貢以言求聖人者也至語之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聖人答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警悟所及宜有超詣異時文章之聞性與天道之不可聞賜其告往知來矣夫然賜亦自知之審終未脫口耳者也在四科則列於言語而視顏閔之德行殆局於知

三而卒莫起乎知十之地也予友倪仲山學通諸經至
於方技陰陽之書靡不淹貫亦可謂能言之士也每見
其氣逸辭壯潤翻不倦甚不凡矣且其家世善學得諸
象山陸先生之教其祖伯珍迎先生於山之陽以開講
席先生既書愈高字扁其讀書之室又別為之書訥齋
字余益知先生之進伯珍於道者矣蓋造道無止法高
必愈高而不容於僅足悟道無顯言而訥之一字蓋當
心領意會可以自喻而不可以語人如是則其鑽仰也

樸楚集

卷十

十七

宋集珍
本叢刊

顏子之如愚其弘毅也會子之曰唯矣余生晚學後不
獲叩納齋之所聞而獨幸仲山能告以命名之本末也
迎荷貽言及今數相會諄諄然俾發其所以訥之義退
惟荒謬於性本愚於言本拙何足以窺其概抑聞先儒
之告人有即其行實而稱之者有就其欠缺而補之者
無往而非進人於善也訥齋密邇象山之宮而又登門
為最先其聞道也必真的訥之一字其殆即實而稱之
者歟今仲山又以易名聲當知易之大至簡至易必然

而知之會不言之易而勿流於口耳之歸守不易之易
勿膠於事物之變則一訥之妙天地之靜生生之易矣
仲山其慎思之篤行之

題余宜潜所藏楊補之梅

此花在羣品有衆美萃其潔淨似易其正葩似詩其屈
曲枝幹似盤詰其節似禮其榮似樂其謹嚴似春秋蓋
花之有文實者也畫工助破其魂骨而後筆法能意足
意足而後不求顏色似矣觀者當自得之景觀閣藏題
之後又賞此卷而為之書

樸楚集

卷十

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題魁星照疏

暗裏照顏既已顯靈於昔日夢中翔眼豈無覬望於今
秋况大魁星銓次名銜而福善主推衡造化爰揭短疏
泛集同盟即秘宇以薰修藝休祥之至止人書姓字何
殊千佛之名高壓英賢首占萬人之選

題鍊葉後

自昔和我機在我而不在彼則可借此為磨礱之術否

則置守備於度外一切聽命於敵誤國之禍當不待智者而後知簡穆公有言責諫藁諄復其辭婉其義正愚也益有感於斯

跋朱文公秋夜歎

晦庵先生秋夜歎之歎與感興篇之感異辭同旨神仙之事因誕而脩然物外意則幾矣吾志於道姑去彼取此不役役而馳不問問而移靈臺太虛風清月白至誠不息初何辛苦過化存神不落形體孰為河漢孰為幽

榘塋集

卷十

十九

宋集珍
本叢刊

人孰為蒼生之雲易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吁知此則知先生之晤歎所以當致辭於幽人者其吉明甚

跋劉狀元集後

公讀書之清風峽巖竇幽閑非人間世真與句次丘壑相料理翼者趙公不遇為臨江太守過其地喜其心目開明於峽之陰築宮以祠公星移物換之後乃孫定海少僮汝濬將聞舊址增飾之慨公之文散落訖敢訂正重刻請識其後愚惟念往嘗涉峽弔公於公之文惟知

王邑士馬達州溫宿松序跋而已蓋未知玉山汪先生

已為公吐氣久矣一日會汪君朝儀伯羽諭其會大父

國器從玉山游者也手抄斯集先生親筆所跋一旦啟

秘得之喜而忘其僭嗟乎文特士之細耳善論士者取

其大而略其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况少壯之相去詎

可以一時論公之所志亦非溫飽方其試藝三舍角售

寸長誠不免乎才氣之累迨夫名與時顯學隨年進馳

競之情遣公非西崑時矣今觀性仁一賦既有見動靜

榘塋集

卷十

二十

宋集珍
本叢刊

之指又以歎二典光華盡萬物而不足報其他著述卓乎自有見趣至若念祖歲水廟等作又皆闡正義以正人心粵自少孤事祖母生則擇地以便養死則解官以終喪信史筆之自我作古異時授徒有塾賑歟有康濟早有改至今里曰義榮之里人使猶為之激昂愚嘗歎夫漢之大儒著書立言偉矣甘心為美新語公浩然剛大發於石井聯句有曰潤如同孔教清比夷齊節我欲斷彼倭汲此洗鉅血壯哉是詩有為而發玉山服其高

義至行稱其不至失身匪人良以此歟昔孫文忠公積忠大節詞詠善謠或者病之是欲小害大得乎世人謂士工於文雖肝珠腎鮮以壽終故王揚盧駱俱不得其死吁此非文之罪也徒文無實生死何如損焉公好學亦類之徒類可死而有不死者存愚於是益信玉山之許予非以文論學者當知劉之集為此邦重汪之跋為此集重伯羽出此跋者也少僂傳此集者也斯文於是不可朽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振此岵之清風企玉山之君子願相與勉之

樸槩集

卷十

二十一

宋集珍
本叢刊

跋高特進手書孝經

孩提而知愛既長而知敬人之良知良能也特進高公於其教子弄孫之時手書孝經以遺之宜矣公之諸曾孫獨以此寶藏之則夫戰戰兢兢於曾子五遂之敬願相與以此共勉庶不失同盟相切瑳之意云

跋俞樾菴詩集

儲菴詩大聚古淡有感發意渴晦靜題之悉矣余御曲

晚學讀其詩敬其人友其諸孫而審其生平之素故知菴以樸名有安樂窩之風相羊乎榆山烟松露菊間幽然紫桑栗里氣象韓昌黎謂和平之音澹泊樸菴有之矣然則儲菴豈真樸哉樸於外而不樸於心樸於鄙市朝軟紅塵而不樸於登阜臨流之清吟樸於役聲利營形神而不樸於手詩書以玉其子孫嗚呼斯其所見諸老之典刑翁姓俞名揅字鼎臣世居信之乾封云

跋張君毀瑞堂記

樸槩集

卷十

二十二

宋集珍
本叢刊

張君先輩賢士也家有毀瑞堂一日見訪出示圖繪諸名士品題悉矣且索贊語余荒拙不足以發之雖然物之瑞其應在人人之瑞其重在己故瑞其瑞於玉君牛之於玉而比德焉德取其足已本無待於外之求君有是瑞而為是圖又有是名什而發之復謙謙然禮下於人若有求所未盡者君何為是贊哉夫瑞已發於君之家不責彰而貴隱今其真堂皇而居之藏修砥礪韜光待賈勿馳於外勿情於內異特才足以瑞世文足以瑞

朝廷天爵修而人爵從之矣如是則在己者重物聽命而自應一草木之瑞子今其秘譜

跋黃伯岡西山問答

南浦黃伯岡爲學士也一日來訪出其所與西山先生問答讀之愴然因得窺其講明踐履之正蓋非口耳之學也且余鄙賤發言之竊聞人生天地間以形氣之身莫不受天地之中人心以氣言道心以理言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總名也克舜相傳之道允執其中

榘整集

卷十

二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而已舜之傳禹則有危微精一之論危者氣之易動者也微者理之難明者也精一則真體實踐決擇於人與道之間守道而不變主宰之有其中也子思子得一貫之傳於曾子以中庸著之篇子朱子序發之蓋得克舜夫子心學之真的使人知問學工夫全在精一千古猶一日也今觀中庸自傳學至明辨皆致知之事自四者總會於篤行之一語又力行之不容己知之精而行之一也昔侍先生屢語及此愚嘗曰在書爲精一在中庸

爲知行在書論爲知及仁守皆天地所與之中全而歸之先生首肯故喟嘆書此幸相與趙進云

跋趙忠果公死節錄

士大夫常時養養富貴及變則顧影自惜烏知有君子哉卿相以阿容裕亂多至失節媚賊司馬溫公謂其曾犬馬之不如而惓惓於沉抑下僚死節者之事讀之每爲沾襟夫自一命以上事無常變死生以之分內事也然舍生取義未必無可生之道求生害仁生亦不存於

榘整集

卷十

二十四

宋集珍
本叢刊

戴復問矣今以唐之縣令考之薛景先仙爲陳倉令死守殺賊而克扶風勇於死而未必死者也今孤潮以班丘縣從叛至於陳力而不悔張睢陽斥之以不識人倫尚矣以偷生爲哉彼均之爲令也均之爲生也天地鬼神之臨乎前逆順各以類應功罪之著又焉可誣靖康之事滂涕何已忠果趙侯以天胄試永豐橫身衛民血戰以斃其亦不幸而不得爲景仙爾彼孤潮匪人聞公之風則不翅再獲之及今邑人廟之朝家旌之信史亦

以長其之後且克昌茲大未艾侯亦何死之有伊川先生曰自古殺身成仁只成就一箇是字忠果之謂乎

跋日者丘賦庵所揭舊序

吾儒志於道義而功業次之若富貴則不足道夫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蓋以知天命而有三畏故又曰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是豈世俗之所謂命所士奚啻百千若丘賦庵者獨未多見往來二十年無一語不剛由其善人倫之鑒每每自心上起前乎庚辰以

模塋集

卷十

二十五

宋集珍
本叢刊

富貴儻來者相告余未免俗為繆悠談後乎壬辰乃叨首唱出於望表余懼焉今又十二年憂患之餘學不加進深懼無以報上其不墜於世俗者幾希姑省前繆相與疏飯而為之書

跋黃志仁字說

靜春劉先生字其孫婿黃君曰志仁蓋愛之以德也觀其丁寧反覆諄諄告教無非警策實地續之為疎夫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而謂之仁在心為志志者趨嚮

期必之謂也仁人心也本心之全德非外來也苟志於仁必至於此故曰士尚志志於仁而已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會子之五遂死而後已可也吾夫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不逾矩無一日而非學無一日而非志也無一日而非志無一日而非仁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靜春於字說之終指之以敬而無失止堂以仲弓敬恕望之亦曰敬則收其心而不放余於黃兄亦曰復其本心之全云

模塋集

卷十

二十六

宋集珍
本叢刊

跋王君昭所揭厚德記

里有王君昭純實士也篤學固窮家有三喪未舉再言之泣下數行聞者為慟武岡科曹周兄為厚德說送之蓋將詔模誼之士而潤其葬也雖然余聞之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為人子孫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是必稱家之有無隨吾力以畢哀奉慎終之道如此而已祭祀時思怛然於雨濡霜降之日追遠一念與生俱生何有已時此所謂德之厚吾有此身寸膚以上皆親所自

出親喪未舉不解衣不交睫不皇寧於食息之頃貧則自賣身以給庸役又從而自提奮自荷紳屨勞而掩其親雖懸棺而窆何害其為德之厚雖然是厚德也得之於天我所自得求之在我勞苦而捐軀陰亦有以相之者然為銜基鴉為銜紙虎為殺觸松之獸物且助德況於人乎孝動天地感鬼神雲天高誼之士世未嘗無人皆有惻隱之心卹鄰救災矜喪購葬閭里族黨可以實感不可以文欺喪家之子不顧死亡期了大事何患

櫟塋集

卷十

二十七

宋集珍
本叢刊

無應之者否則悠悠歲月食指衣錦以等閒視之石崖麥舟觀一二於千百則是求之於人者厚我之德已薄豈親之所望於我哉余生貧苦自幼而喪母與諸弟侍先翁荷畚鍤僅僅納棺於淺土中近年纔以石掩之余之家貧自若甫得小壘侍養繼親旋以罪逆其治葬也必躬必親與傭夫共飲食寢處隨宜而了大事茲痛祥禪子執厚德就來求余贅語余方有祀事遲遲句決而握筆未遑子頗見訝吁余以是知子今痛心之切

說

紫衣師號說

沈禪師駐錫玉溪亂山中發大慈悲奉藥王教指下有準醫道通靈解脫疾病厄為檀那所尊禮不即人而以即之矣顧方打包束束來欲正名稱受紫衣師號得得達訪求質於余成事不說尚何言焉若猶未也當以忠告釋氏以無為宗以有為妄認得本來清淨法身初亦無做於外此行得無着相乎乃應余曰吾奉佛法用活人

櫟塋集

卷十

二十八

宋集珍
本叢刊

書出入人門端衣世所甚忌未能免俗姑隨施主意俾正吾名易吾衣上以梯君王寵錫之光下以航藥王普濟之利因行不妨掉臂耳吁意則美矣如妄想何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吾師以普濟為心有義色身有我是自身一大病先須看破求救療一旦超然頓悟如沈疴瘥不醫之醫不禁之藥長生不老圓滿報身一體同觀萬法俱會尚何俗之所忌哉會慶貼體汗衫却脫却反求諸已寂如無